



生死依托

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强档热播

本书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传奇故事

激情讴歌新农合制度下权利平等与生命尊严

林海鸥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强档热播

本书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传奇故事

激情讴歌新农合制度下权利平等与生命尊严

生死依托

林海鸥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死依托 / 林海鸥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08-1475-4

I. ①生…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3938号

生死依托

作 者	林海鸥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75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475-4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我的生死依托

我是当过农民的北京知青，因为我了解当年偏远地区农民兄弟的苦难，也了解如今农民最大的幸福和愿望是什么。所以，我写了这部作品《生死依托》。

《生死依托》讲述的是基层百姓，尤其是农民的健康权，农民的生命尊严。

60年代末，不到二十岁的我到内蒙古插过队，还当过赤脚医生，体会过当时的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的苦楚。至今，一直把内蒙古当做第二故乡的我，有着对那片土地的深厚情结，充满着对农民、牧民人格魅力的无限敬意。我之所以把创作这个剧本的过程称之为“我的生死依托”，那是因为我在写每一个字时都会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到书中的每个角色之中，带着他们的情感，带着他们的渴望，带着他们的质朴和无私无畏，写下那些真实而动人心魄的故事。

如今，我诚惶诚恐地期待着读者和观众的检阅。

《生死依托》是一部另类农村题材电视剧。

它摒弃当今农村题材电视剧中千篇一律的描述：农村改革大潮中农民如何摆脱贫困，如何寻找致富道路，如何发现外面的世界，以此展示新一

代农民的风采，以及追求城市化的现代生活，表达只有彻底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彻底改变农民命运的主题意识。

《生死依托》的切入点和立足点始终没有离开农村和农民的土地。它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大背景，从另一个角度去关注农民的命运。那就是农民在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后，我们更需要关注他们的已经不单单是钱，而是健康和生命了。

试想，农民得了病，没有好的医疗条件，全部的积蓄都不够看病，失去了健康和生命，建立起的新家园，再美丽也还会荒芜。有句曾经流行在农村的口头禅：“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所谓“脱贫三五年，一病返从前”也是这个道理。关注农民的健康和民生权已成为能否真正构建全社会和谐、平稳、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任务。

《生死依托》以描写一个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奋斗在农村的年轻女医生的心历路程，铺设几代人坎坷命运和错综复杂的爱情故事……

它最终要告诉人们的是：人与人之间不论高低贵贱，在生命面前永远是平等的。

之前，我创作的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段首播的也有一些，如《乡间多少情》、《青春的童话》、《税务局长》、《别问我是谁》，等等，每部电视剧的播出都给我带来很大的喜悦和成就感，但都不像这部电视剧，如此的艰辛和不易。剧本不是没人要，而是要的人挺多，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而且什么目的都有，真正有实力想把它拍成精品，扶上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知音不多。

然而，《生死依托》又是幸运的，在一次剧本研讨会后，我得到了卫生部领导以及医学专家们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让我尤其感动的是，陈竺部长百忙中抽暇看完了全剧，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他是流着热泪看完这部电视剧的，还特别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我没有见过陈竺部长，但当我听到他这句话时，同样流下了热泪，难以忘怀。让我心存感激的还

有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卫生局局长李永明先生，他从剧本创作、实地拍摄到最后录制播出，始终尽心尽力帮助我，我视他为知己。当然，我也很感谢蒙立奇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这是公司成立后承接的第一部电视剧。董事长李立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喜欢这个剧本里面的故事。他说，他要把他这几年所挣的钱回报给社会，贡献给养育过他的乡亲们。于是，他拿出了一个男人的气魄，先期独家投资，成全了这部电视剧的顺利制作。他的真诚感动了我，我视他为很有见地又有良知的农民企业家。

把《生死依托》写成小说出版，是在电视剧即将播出以后，有一种冲动让我在短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的，而且意犹未尽。这种模式的影视同期书，以前也出版过一些，如：《青春的童话》、《别问我是谁》、《我的青春我的梦》以及正在等待播出的《秦直道》等。全剧（书）的故事可以用这样一段话来概括表达：一个朴实、善良的蒙古族女牧民对一个因难产即将死去的汉族母亲承诺：五年后，她会带着孩子去寻找孩子的亲生父亲。为了这一承诺，她心甘情愿从富足的草原搬到了贫穷的小山村；为了这一承诺，她把毕生的爱都无私地给了不是亲生胜似亲生的孩子；为了这一承诺，她呕心沥血培养出一个懂得知恩图报，懂得为他人的疾苦而献身的大学生、一个百姓的好医生。

有人说，女作者擅长写情感戏，我也有同感。全剧的高潮处，倘若不让受众（读者）由此而感动得流泪，那我还不如辍笔务他。《生死依托》也有几处让人潸然泪下的情节。农民的生活经历了一个大的变革，一个漫长的时代，他们的悲怆要写，他们的幸福也要表达。那不是苦情，而是动情。苦情让人沉闷、向下，动情让人激昂、向上。内心的悸动只要健康，人生的目标就会阳光，就会值得。

有不少年轻的作者曾问过我，写作有什么诀窍吗？我说，有。天赋是第一位的，勤奋是第二位的，缺一不可。尤其是天赋，你没有，你就不能写出赏心悦目的作品来，而你事业的位置也绝不会在这里。

4 ||| 生死依托

写小说、写剧本的人，不比演员，都要耐得住寂寞，要低调。前几天，我为写一部关于护理题材的剧本，参加了一场中国两岸四地护理职业发展论坛会。让我惊讶的是，到会的人竟有大几百号，而且都是男护士。一个来自台湾的护理精英说了一句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话。他说他做护士蒙面二十年，但社会终会认可这张脸。这才是人生真正价值所在。我很反感如今的有些作者，为了哗众取宠，频频露脸，甚至不惜自残，抛出自己的隐私，做出很悲壮的样子，真让人觉得很可笑。我以为，作者是靠作品说话的，你的作品才是你那张真实的脸。这是题外话。

《生死依托》是直面社会的作品，它的成功是众人智慧的结晶。

但愿能有更多的人喜欢这部另类的农村题材作品。

林海鸥

2012年5月12日

1

王天明气喘吁吁地领着兰兰钻进学校大门外的小树林里，不停地咳嗽着，努力瞪大眼睛神情复杂地看着兰兰鼓鼓的肚子。他突然觉得手足无措，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日思夜想的姑娘，竟然会是以这个样子出现在眼前。

兰兰仿佛做错了事，摸着肚子怯怯地说：“天明哥，我没舍得打掉他……”

王天明长吁出一口气，痛苦地摇摇头：“可你知道吗？我现在还是个学生，如果这事被学校发现了，会立刻被开除的！”

兰兰难过地低垂下头，声音哽咽：“可我已经……被我们家开除了。半年前我爹就把我轰出家门了，他骂我伤风败俗，还说我……我就住在你住过的那间屋，天天都在想你……我想，反正是你的娃，我就……这不，还有十多天就要生了，是爹逼着我来找你的……”

面对着天真无邪的心爱的姑娘，王天明不知该怎么解释了。听着秋风掠过树梢发出的声响，他们沉默了好久。直到校园里传出开完班会走出来的同学们的谈笑声，王天明才意识到什么，试探地说：“兰兰，我想求你一件事……”

兰兰抬起泪眼，说：“我知道，你想让我走？”

王天明猛地拉住她的手，说：“我知道我挺对不住你的，可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我还要在这里读五年书。兰兰，我发誓，等我毕业后，找到合适的工作就去青山村接你们娘儿俩来，到那时，看谁还敢说你什么！”

他忽然想起什么，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只翡翠绿玉手镯，递给兰兰：“兰兰，这是我妈临死前留给我的玉手镯，她说，我将来娶谁做媳妇就把它送

给谁……”说着，他把镯子戴在她的手腕上，“兰兰，戴着它，耐心等我，就五年！这五年里，千万不能让这里的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要不然，我会被……”

兰兰低下头，默默地凝视着玉手镯，爱抚地轻轻摸着，眼睛里闪着泪花，喃喃地回答：“我知道，我这就回去……”

王天明心里酸酸的，他真想像半年前离开村子时那样，紧抱着山丹花一样漂亮的姑娘，深深地吻她，不肯松手。可是，他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或许，无数双同学的目光正盯着他们呢！自己已经年近三十，一个插队的知识青年能够上大学，是多么不容易啊，千万不能因小失大。他心怀愧疚地将兰兰送上长途汽车，再三叮嘱她一路小心。

车开了，他隔着玻璃看见泪水顺着兰兰的脸颊不停地默默流着，恍然发觉自己的脸上也挂着冰凉的泪珠。兰兰那么善良、漂亮，在他的心目中完美无瑕，最起码大学的同学里无人可比。

他目送着汽车远去，逃跑似的返回了学校。刚进校门，迎面碰上了班里的林姗姗。林姗姗开口就问：“怎么就你一个人？那位漂亮姑娘呢？”

王天明一怔，心想真倒霉，还是被她看到了。他定定神，顺口回答：“那是我表妹，只是路过这儿来看看我，已经送走她了。”

林姗姗有些遗憾，双手比了比肚子：“要不是有点这个，真是个大美人！就是那个……”

王天明心里一紧，闷闷地说：“你想问什么？”

林姗姗目光毫不回避，盯着王天明的眼睛问：“她、她真的是你表妹吗？”

王天明转身要走，说：“难道这还有什么值得怀疑吗？”

林姗姗跨前一步，噙着嘴堵在他面前，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幽默感啊！开个玩笑都不行吗？我有正经事情要告诉你！”

王天明没好气地问：“到底什么事啊？”

林姗姗说：“你不是一心想留校吗？我，我可以找人帮你……林一舟这个名字，你肯定知道吧？”

“林一舟？当然知道了，咱们医大的校长嘛！”王天明不假思索地说。

林姗姗调皮地眨眨眼，说：“嘘！是林副校长……我父亲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可你非逼着我说出来……我可只告诉你一个人啊！”

王天明深信林姗姗讲的是真话。最近一段时间他已经感觉到这个充满优越感而又任性，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校花”总是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他，使他处于惶恐和无奈之中，而她的坦诚又让他多了几分感动。王天明相信凭自己的成绩，留校是应该的，可如果有校领导帮忙，岂不更加大了保险系数吗？

想到这里，他微笑着朝林姗姗点了点头，轻声说：“谢谢你。”

林姗姗也报以妩媚的一笑。

王天明并不知道，兰兰在回家的路上中途就下了车。

当时已经夕阳西下，车窗外辽阔的大草原开始变得朦胧起来。坐在车里的兰兰突然痛苦地皱起了眉头，双手一下子捂住肚子，轻轻地呻吟了一下。她努力坚持着，然而无济于事，疼痛越来越厉害，她不得不下了决心，艰难地站起身，一手提起简单的行李包，一手捂着大肚子向车门口走去。

汽车终于停靠在路边的一个站牌前。兰兰强忍着剧痛下了车，茫然地向草原深处走去。暮色降临，四周渐渐昏暗起来。

挣扎到一个岔路口，兰兰停下来，闭上眼睛，听天由命地在原地转了一圈，顺其自然地朝着右手的岔路方向走去。不听话的肚子又开始疼痛起来，而且一阵比一阵剧烈，她艰难地挪着每一步，大口大口喘着气，目光缓缓地扫视着四周。然而，映入眼帘的只是一片苍茫。

忽然，暮色中她隐约听到牧马人吆喝的声音，心里一激灵，不顾一切地朝那个方向奔了两步，拼命地挥着手，竭尽全力地喊：“喂——救——救我！”

她仿佛听到了马儿朝她跑来的声音，一阵兴奋，晕了过去。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个蒙古包里，一个高高瘦瘦的三十岁左右的蒙古族女人坐在身旁，关切地望着她，手里还端着一碗奶茶。女人见她醒来，长舒了口气，微微笑了，说：“妹子，你总算醒了。我叫娜仁。”

兰兰感激地点点头：“谢谢你救了我，娜仁大姐！”话刚出口，泪水就忍不住涌了出来。

娜仁一边给她喂奶茶，一边安慰：“妹子，看样子你肚里一定有许多苦水，没关系，在这里你就像是回了家，有什么都倒出来给大姐听，倒出来心里就痛快了。”

听着这热切的话，望着娜仁亲人般的笑容，兰兰扑到她的怀里，伴着哭声将胸中的酸甜苦辣一股脑倒了出来。讲到与王天明的山盟海誓，兰兰抬起手腕，把玉手镯炫耀地伸给娜仁看，说：“这是临走的时候他送给我的，要我耐心地等他，等五年。我知道，他也不容易。”

娜仁望着她那甜蜜的样子，安慰说：“五年一眨眼就过去了，到时候一切都会好的。”

兰兰暂时忘了疼痛，幸福地遐想着，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回来的路上，我把娃的名字都起好了。要是男娃，随他爹，叫小明，要是女娃……就叫山丹！他喜欢山丹花，特别喜欢！”

娜仁喜爱地摸着兰兰的大肚子说：“妹子你真有福气。我和巴图结婚都五年多了，到现在还不知道怀孕是啥滋味呢。”

兰兰想了想，抓住娜仁的手说：“要不这样，等我生下娃，就让他认你当干妈吧！”

娜仁高兴地一把抱住了兰兰，大声说：“那太好了！”她看着兰兰，问：“妹子，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兰兰迟疑了一下，欲言又止。

娜仁温和地一笑，说：“没关系，不想说就别说。”

话音刚落，兰兰突然“哎哟”一声，捂着肚子痛苦地呻吟起来。

娜仁吃了一惊，松开手，急忙问：“妹子，你咋啦？”

“疼！我，我好像要生了！”兰兰感到又一阵剧烈的疼痛，汗水从额头淌了下来。

娜仁皱着眉头沉思片刻，果断地站起来，说：“你放心，我这就去我们查干公社卫生院找大夫，你千万别动！”

娜仁把丈夫巴图叫进来，让他好好照顾着兰兰，自己披起外衣冲出蒙古包，骑着马冲入了夜幕。不知什么时候起，外面已经下起了大雨。娜仁根本不在意，雪白的马载着她就像一个白色的精灵冲破暴雨的阻隔奋勇地

急驰着。

直到东方微微发白，雨还没有停，娜仁赶到公社卫生院，失望地发现这儿的大夫几个月前就走光了，只剩下一个看门的老人。她只好找了一部电话机，拨打了旗里的总机，请他们帮助接通山那头的青石公社卫生院。

话筒里传来话务员的声音，告诉她，那是长途，不好接通。娜仁急得声音都打战了，说：“求求你了，同志！我家妹子要生孩子了，可卫生院里一个大夫也找不到了，求求你了，同志……”

或许是她的声音感动了话务员，话务员不再坚持，一连为她试了多次，终于和青石公社一名叫张福的大夫通上了话。张大夫十分重视这事，嘱咐她说山洪很快就要来了，要她千万不能紧张，带上马到三道梁的路口接他。

娜仁一边说着感谢的话，一边放下电话就出门去牵上马，冒着大雨直奔三道梁。

天已经大亮，瓢泼大雨在雷电的助威声中一点也没有减弱的意思，搅得草原上天地浑然一片。娜仁披着雨毡，骑着马疾奔在草原上，马蹄踏过草滩，溅起一团团水花。突然，一声闷雷传来，紧接着声音越来越大，久久不息。娜仁不由一惊：多半是山洪下来了！果然，远处起伏的山岭上有一条黄色的水带像野兽般从高往低横冲直撞而下，发出令人恐怖的怒吼声，伴随着一声声震耳不息的闷雷。

娜仁顾不得许多，快马加鞭地赶到了三道梁。这里山梁与山梁之间有一道深深的洪沟，洪沟边上稀稀拉拉长着几棵大柳树，可以看出，它们曾经多次被洪水冲击过，而现在都一棵棵疲惫地弯着树干，那枝叶也几乎伸到了十几米宽的洪沟中央，一副不肯屈服的样子。娜仁抬眼望去，那道洪沟的对面刚好也跑过来一个身背药箱的人。

娜仁跳下马，大声喊：“喂，你是张大夫吗？”

对方也大声回答：“是啊，你是……”

娜仁策马就要冲过去接张福，突然一道洪水铺天盖地冲了过来，撞击着沟壑，翻滚着混浊的浪花吼着，涌着，顷刻间把整个洪沟涌满……

娜仁愣住了，望着眼前十多米宽的沟道转眼间变成了河道，心急如焚。而对面的张大夫也被这瞬息乍变的情景惊呆了，茫然地站在那里。双方无

奈地望着隔在中间的汹涌洪水，一筹莫展。突然，天边划过一道闪电，异常刺眼，接着那闪电像一把利剑，白光一闪，猛地将沟边的一棵大柳树劈倒，柳树嘎嘎地作响，缓缓地向洪沟的对岸倒去，树干竟然刚好横架在洪沟上，形成了一座天然独木桥。

洪沟两边的两个人都惊呆了，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呼：“天哪，太神了！”

张大夫惊醒过来，慌忙跑过去，小心翼翼踏上横卧的树干。望着脚下翻滚的洪水，一咬牙，噌噌地走了过去……

等他们赶回蒙古包，兰兰已经昏迷不醒，身下流了一摊血水。

娜仁抱住兰兰，大声喊着妹子，张大夫则迅速打开药箱，拿出一根银针，在手上撸了撸，一针扎在兰兰的人中上。兰兰终于舒了一口气，缓缓地睁开眼。

娜仁高兴地说：“张大夫，她醒了！”

张大夫吩咐娜仁快烧一锅水，再把家里所有没用的纸和布都拿出来备用，自己拿起听诊器听胎音，听了片刻，眉头渐渐地皱起来，又俯下身，用手在兰兰的肚子上按摩着……

娜仁着急地问：“怎么样？张大夫？”

张大夫把娜仁拉到一边，小声地说：“她是难产，时间又耽误了，我看，孩子还有一线希望，可大人恐怕很难保住了……不过，你放心，我是医生，我一定会尽力的！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让她……”他又转过去俯下身，对兰兰说：“你一定要配合我，让你用力的时候一定要使出全力，不用力，孩子就生不出来，那他就有可能死在你的肚子里……”

兰兰一边呻吟着，一边使劲点点头，说：“我用力，我一定用力……”

张大夫说：“好，咱们来……”

雨终于停了，云逐渐散开，慢慢地变得稀薄。蓦地，一声高亢的婴儿的啼哭声从蒙古包里传出，让圈里的马儿羊儿都兴奋起来。

张大夫把新生儿包好递到娜仁的手里，轻声叮嘱：“有什么话你们姐儿俩赶紧说吧，她的时间不多了。”

娜仁一惊：“什么？”眼泪“哗”地流了下来。她跪下身一步一步向兰兰挪去，哽咽地喊着：“妹子，我的妹子啊，这是你的小山丹……”

兰兰努力地将眼睛睁开一条小缝，嘴角勉强地咧了咧笑了。她们的脸贴得很近，仿佛在交谈什么。兰兰伸出五个手指，娜仁立刻就明白了，不住地点着头。兰兰又努力说出“青山村”三个字，费力地把手腕上的玉手镯脱下来，放在娜仁的手里，目光期待地望着娜仁。

等娜仁急问她孩子父亲的名字时，兰兰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她使出最后的气力，从牙缝中挤出很小的声音：“王……”这成了她弥留世间的最后一个字。

二十多年后，张大夫才告诉了山丹这一段艰难并多少带些传奇色彩的出生经历。山丹的亲生母亲姓什么，娜仁和巴图那时并不知道，但他们一直把兰兰奉为上天恩赐给他们的美丽的精灵，每年夏天都要到兰兰的墓前为她祈祷。因为有了小山丹，这个家是那样的快乐、幸福，蒙古包里总是充满了笑声。

而白天，人们也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巴图彪悍、矫健的身姿狂奔在马群中，高举着手中的套马杆，抛向野性的马儿。骏马仰天嘶鸣，高亢、悠长，小山丹依偎在母亲娜仁身边，为父亲巴图的英姿和神勇欢呼，拍着小手叫好。

这样欢乐的日子一晃过了五年。然而有一天早晨，快乐却突然一去不复返了。

那天，娜仁正在挤牛奶，山丹拿着一把青草喂一旁的小牛犊，巴图突然骑着马旋风般跑到她们母女俩面前，大声命令：“娜仁，快！我们搬家！”

“搬家？为什么？”娜仁问。

“别问了，叫你搬你就搬！”巴图说着，连马也不拴，就跑去拆蒙古包，他像变了一个人，大声地呵斥着娜仁。娜仁怀疑他碰上了什么人，好像生怕有谁把山丹抢走一样。而且从那天以后直到巴图后来摔下悬崖死去，他常常一晚上—晚上地看着小山丹……

那天，这一家人用勒勒车拉着东西足足走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在离原来的家四五十里的地方安下了新家。也就是从那天起，心情烦躁的巴图开始喝大酒，而且一喝就醉。后来，有一次巴图在赶着马往回走的时候，遇到山谷里的旋风，迷了方向，结果从悬崖上摔了下去再

也没有回来。

娜仁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要祭奠的亲人，但她最记挂的还是埋在几十里外的兰兰。每年一开春，她总要带着山丹去那里，认真地将墓地扫干净，摆上祭品，还特意摆上一大碗水，喃喃地说：“妹子，我来看你了！”

站在旁边的小山丹不解地问：“阿妈，为啥要摆一碗水？”

娜仁没有解释。有一次，她觉得小山丹该知道些什么了，紧紧拉住她的手，语重心长地告诉她：“我的小山丹，你记住，她也是你的阿妈……”

小山丹似懂非懂，问：“真的？那我有两个阿妈吗？”

娜仁俯身摸着她的头说：“对，两个阿妈。”

小山丹想了想，突然问：“那我也有两个阿爸吗？”

娜仁怔了，沉吟了一下还是告诉了她：“对，你也有两个阿爸。”

小山丹瞪着圆圆的眼睛望着阿妈说：“我的另一个阿爸在哪儿？”

“小山丹想去找他吗？”娜仁问。

“想，我想阿爸！”小山丹使劲点头。

娜仁神情复杂地望着小山丹说：“好，等天暖和了，阿妈就带你去找你的另一个阿爸。”

小山丹高兴起来，问：“真的吗？”

“真的！”

这天夜里，当小山丹睡着以后，娜仁从衣箱里找出一个绸子包的小包打开，里面正是那只玉手镯。她不由想起了和兰兰最后分别时的承诺，想起了兰兰颤巍巍地把玉手镯交给她时的嘱托：“答应我，把小山丹……交给他！”

“放心吧，妹子，五年后，我一定……”

玉手镯在她的手中不停颤动着，她不由回头看了看进入甜蜜梦乡的女儿，心里发出深沉的叹息：又该搬家了，去青山村！

2

小山丹和娜仁坐在一辆牛车上，在草原的路上走着。丈夫巴图的弟弟苏德赶着一群羊跟在后面，每只羊的耳朵上都被剪了一个三角形的豁口。这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有一张电影演员的面孔，而且从小就崇拜漂亮能干的嫂子。

娜仁一直背坐在马车上，目光留恋地望着远去的蒙古包。中午时分，他们过了三道梁，太阳快落山的时候，他们已经望见了星星点点分布在山坡上的青山村。由于已经联系好了，青山村的村长迎在村口，帮助娜仁把小山丹放下，目光毫不掩饰的惊喜地望着那一大群羊。

苏德走了以后，村长把娜仁领到村里，直奔知青院。院子已经十分破旧，显得非常冷清。村长指着两间房子，对娜仁说：“这里原来就是知识青年住的地方，后来都走光了。”

娜仁问：“他们没有人回来过吗？”

村长摇头说：“没有，一个也没有。他们走后，空着也没啥用，队里就当放农具的库房了……”

娜仁默默走着，看着。当然，没有人知道她在寻找小山丹亲生父亲的踪迹。小山丹怯怯地跟在阿妈身旁，忽然大声问：“阿妈，我阿爸在哪儿？”

村长吃了一惊，问：“这孩子问什么？”

娜仁尴尬地朝他笑笑，慌忙解释着：“没什么，没什么。”

好在村长注意着那群羊，没有追问下去。当天夜里，在青山村村委会里，村长、赵青山以及几个村干部围坐在大炕上。小炕桌上摆着一只墨水瓶大小的小油灯，油灯闪着豆大的火苗。赵青山的双眼显然很不好使，两

眼闪着蒙眬的光，盯着火苗。

他正是兰兰的父亲，虽然不是村干部，却也是小小青山村说话有分量的人物，小一辈的人都叫他青山爷。

村长伸出旱烟袋，凑在火苗上，一边吸旱烟，一边问：“他青山叔，你倒是给说句话，收还是不收？她一共赶来二十六只羊。答应给村里一半……”

赵青山想了想，说：“小时候二换得病，村里人拿两只羊换来的钱给他看病，就保住了命。你说，现如今人家赶来这么多只羊，能救咱几条命？再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要我说，她就是一只羊也不赶来，咱们也该收留人家……”

村长不敢轻易表态，看看众人，又望着赵青山。赵青山接着说：“人活世上，吃的是五谷杂粮，谁家没个意外、灾难的？我看要不是被逼到这份上，这孤儿寡母不会到咱们这穷地方来，咱们就忍心？我听说，她本来是来奔亲戚的，好像是来找孩子的姥爷，可又说姥爷已经不在……”

留着短发的妇女主任春梅问村长：“她姥爷是谁？”

村长摇头说：“我问过她，她不肯说。一定有她的难处。”

“如果她肯留下，能救咱们村不少人家呢。”春梅又说，话音明显是投了赞成票了。

赵青山猛吸了口烟，说：“那咱也得听听人家的意见，她不嫌咱们村穷就行，只要没有其他差错，等弄清楚了，该给人家那一亩半分地，就一分不能少。”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村长有些为难，说：“可是村里连半分洼地也挤不出来了，只剩下一两亩坡地，种不成个庄稼。我看，这事咱们几个村干部说了还不算，恐怕还得征求村里各户的意见。咱这十年九旱的地方，谁愿意把保命的洼地让出来？”

赵青山把烟袋锅在炕沿上一磕，说：“我。”

众人愣住了，村长也惊得瞪大了两眼。赵青山倒不紧不慢地说：“兰兰名下不是有一亩半吗？其实，这一亩半我早该让出来了。我闺女五年没音讯了，按政策，失踪四年就该把土地交公，我这还占了一年的便宜呢。”

村长立刻过意不去了，说：“青山叔，你也别这么说……”